

# 迎接黎明

■孙现富

欺负的事情？”

王朴哪能忘记啊。那个时候，王朴刚6岁，跟父母在日本经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贫瘠而落后的华夏正遭受着外辱的蹂躏。有一次，王朴被一群日本孩子欺负，金永华却不得不给日本孩子道歉。那一刻，她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弱肉强食，也深刻明白了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挺起腰杆。

## 二

王朴考上复旦大学不久就参加了革命。金永华知道后，不仅没有阻拦，反而积极地支持儿子。1945年7月，组织上安排王朴回江北县开展农村工作。为了使革命工作有合法的掩护，组织上想利用金永华在当地的影响力和财力办一所学校。

王朴转达了组织上的想法，金永华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很快，她就在当地买下一所祠堂，创办了莲华小学，后来又办了莲华中学。为了争取莲华中学的“合法”地位，组织上又将莲华中学改为志达中学初中部，原志达中学为高中部，金永华担任学校的董事长，儿子王朴担任校长。

金永华很少过问儿子的具体工作，这次听说组织上有困难，她没有犹豫，陆续变卖了江北复兴、仙桃等地的田产和市区的部分门面房，筹集黄金近2000两，一下子解决了党组织经费不足的问题。

让金永华高兴的是，这笔巨款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川东地下党用这笔钱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医疗器械和药品，连续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牵制了国民党兵力出川，有效地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行。

1948年4月27日，因叛徒出卖，王朴被捕，被关押在白公馆。在监狱里，国民党特务对他用尽各种酷刑，他们对王朴说：“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秘密，就放你自由，你依旧还是王家三少爷，可以过富贵的生活。”王朴正义凛然，不为所动。当新中国成立喜讯传到狱中，他和刘国鈞、罗广斌等同志非常激动。他们用红色被面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准备迎接重庆的解放。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特务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他们向革命者举起屠刀，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解放后，仅在白

公馆、渣滓洞监狱挖出的死难者遗骸就有331人，这些坚定的革命志士就这样牺牲在即将胜利的黎明。

王朴的鲜血，让金永华彻底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也进一步认识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与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王朴殉难，死得其所。”从那一刻起，她便下定决心要将儿子为之付出宝贵生命的事业进行到底！

想到这里，金永华擦干眼泪，坚定地走出儿子的办公室。面对簇拥而来的老师和学生，她激动地说：“你们的校长王朴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我最重要的老师，他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他使我懂得了怎样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真正有用的人。”

## 三

母亲毕竟是母亲，最牵挂的还是自己的儿子。那一天，金永华没有告诉别人，悄悄地带着儿媳褚群来到王朴殉难的地方——大坪刑场。

站在坡地上，她仿佛看到儿子被捆绑着站在大卡车上，对群众大声演讲：“重庆就要解放了，胜利就要来临了！我们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那一刻，金永华感到儿子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让母亲感到骄傲的人！

寒风苦寒，褚群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金永华抚摸着儿媳的头说：“好孩子，不要哭，眼泪不能解决问题，咱们要像朴儿那样沉着、冷静、坚强。”

替儿媳擦干眼泪，她拉着褚群坐在一块石头上说：“朴儿从狱中带出几句话，组织上已经给我说了，现在我把它告诉你，希望你一定记住，这也是王朴给你的最后交代。”

多年后，褚群依然记得金永华当时说话的表情，温情中透着严肃，悲伤中带着坚定。金永华一字一句地说道：“莫要悲伤，有泪莫轻弹。你还年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狗狗’取名‘继志’。”

褚群知道，其实婆婆的心更苦，王朴的牺牲对她打击更大。中年丧夫，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独撑家门，固守家业，如今又白发人送黑发人。

在狱中，自知时日无多的王朴，最放心不下的有母亲、妻儿，更有党的事业。他在托人带给母亲的口信中叮嘱道：“娘，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

学校！”这里的“学校”，指的是志达中学，实际上就是地下党组织。

## 四

重庆解放后不久，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听到王朴及其母亲金永华变卖田产资助革命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当即指示，借用王家的款项要在解放后如数归还。1950年春，王朴的战友黄友凡代表党组织带着银行的2000两黄金存票，叩开了金永华老人的家门。

手捧着烈士荣誉证书，金永华流下热泪。面对政府的还款，这位坚强的母亲这样说道：“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在金永华的一再坚持下，这笔钱最后还是交给了国家，成为重庆市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基金。

后来，金永华还在家里的两栋楼房里办起了儿童福利院，自己却住在只有几平米的过道小屋里。她把互助会留下的5处房产、3万多元现金，还有几千斤粮票，也全部交给了重庆市妇联。

1984年7月1日，84岁的金永华站在党旗下，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满头银发辉映着鲜艳的党旗，她追随一生的夙愿，终于找到了归宿。老人那天特别激动，专门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留念。事后，老人流着眼泪对儿子王容说：“现在我可以放心地去见你三哥（王朴）了。”

1992年12月，金永华在重庆去世，享年92岁。根据她的遗愿，子女们将她生前保存的王朴烈士的物品和书信无条件捐献给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

风雨75载，烈士鲜血染红的那片热土更加青翠。站在王朴烈士的纪念碑前静默仰望，简短的碑文让人心潮激荡：他以振兴中华、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一经认识革命真理，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他坚持学习，坚持革命斗争，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不愧为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楷模。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

是的，金永华和王朴的精神如不朽的丰碑，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前进……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初夏已在大地各处显露，可季节对于喀喇昆仑高原而言，很难用“春夏秋冬”去辨别。时而升腾出和煦的暖意，在刺眼的阳光下缭绕，可没一会儿，身上的温度便被雄踞这片大地的严寒所侵蚀、瓦解，直叫人冷战连连。

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山岗的高处，感受着夕照将雪山点燃，红光与白雪在视野中交织，带来异样的光彩。

放眼看去，远方高耸入云的峰顶上，永不融化的白雪披着红霞，光芒四射，熠熠生辉。群山峻岭间弥漫着一层薄薄的云雾，更多区域隐没在重叠的阴影里。这里的时间，好似也被冻结，不知不觉我已经在高原度过了许多年月。

有时我会在执行完任务的车上，看着夕阳透过大厢板的遮尘布照射进来。大家紧挨在一起，讲述着最近发生的故事：谁的棉帽在风雪中滚落山坡，大家你追我赶才终于抓住；谁在巡逻途中捡到一块好看的石头，打算寄给远方的亲人；谁的女朋友发来了思念的讯息，旁边的战友好奇地凑过头来，给他出谋划策。有人吐露着心声，有人分享着感动，眼前的一切都被夕阳所接纳。尘埃在光柱中浮动，战友们的脸庞随光影交错忽明忽暗，似乎繁忙的日子在这柔暖的光芒里，也得到了升华。

与夕阳作伴的，是风。风从四面八方吹来，以难以察觉的方式，侵蚀着河谷与岩石，改变着这里的一切，以及我脑海中对这片土地的印象与感觉。

初上高原，我不喜欢这里的风，它包裹寒霜，加剧刺骨的寒冷，让原本简单的营区建设，变得异常艰难。大家趁着无风的间隙，才能小心翼翼地把防雨篷布展开。当战士们身处野外演训场，铆足了劲在峡谷间冲刺，大口喘气、争分夺秒，却因为迎面的寒风袭来，不得不将脚步放缓。战士们被吹裂的唇和脸上与年龄不相符的沧桑纹路，多半也是风的“杰作”。

熟悉了这片晚霞，我也适应了这里的风。一次演训，到达指定点位后，大家拿起十字镐，在坚硬的冻土上刨出深坑，搭建炮阵地。十字镐被挥舞着在空中划出弧形，撞击地面砸出火星。我的双手虎口处传来阵阵刺痛，衣领处冒着腾腾热气。当工作完成时，我解开头盔的卡扣，热汗直滴。这时，风从远方吹来，在咄咄逼人的阳光下，带来温柔与凉爽。

这里的生活如群山间光影重叠的阴影，沉默而隐秘。在每一米海拔的分割处，都有顽强生命的痕迹。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可对于那些“原住民”

# 雪山夕照

■罗浩

来说，与那些在草坪上悠闲吃草的黄羊，在阳光下晒太阳的狼群，还有站哨时偶尔可见的狐狸，以及偷吃我们残羹的鼠兔，抱头倦懒的旱獭相比，我们又何尝不是匆匆过客。

夕阳的光是有限的。山顶的红光渐渐上升，日头在远方天际一点点沉落。每当我尝试用相机去留住这璀璨的时刻，却发现照片里总少了眼前那抹夺目的色彩。只有站在这片土地上，才能真切感受到高原散发的魅力。当初，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逐渐磨平了我的满腔热血，让简单的训练变得艰辛，巡逻值守的孤独变得漫长。后来，这里的寒冷开始接纳我，满天繁星指引我一次又一次攀登雄伟的雪山。站在被描红的界碑前，我那迷茫的心灵才终于找到方向，贯穿悠悠岁月，与先辈们留下的精神融为一体，屹立山巅，守望远方。

留在山顶的光开始消散，视野里开始恢复苍茫的白色。留给我们守护高原的时光也是短暂的。在转瞬即逝的光阴中，我怀念第一次巡逻时的激动，怀念与战友们一起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曾击败我的寒冷与风霜，在不知不觉中都将我们坚守的意义打磨得坚韧而深刻。“当兵，就要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熟悉的夕阳，见证着我在高原日复一日的坚守。过不了多久，我就要与它告别。

夜幕吞没了最后的红光，天地间，暮色勾勒出群山的轮廓。我明白自己什么也带不走，相较于亘古不变的高原，我所驻留的时间多么不值一提。可我知道，还会有新的军人到来，守望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跟随那颗红星  
把深情和向往  
把庄严和爱恋  
注入了永远  
草地也温柔地低语  
为他唱一首绿色的歌谣

他们的梦是湛蓝的天  
天空下是人民的幸福  
为了明天火红的大阳  
和那美丽缤纷的花季  
只要生命在  
就不怕黑夜的吞噬  
即使倒下了  
还有后来人接替

茫茫草地的跋涉  
重新编织了那面  
被战火撕碎了旗帜  
用最初的承诺  
使那些热血儿女的梦想  
现在在朝阳升起的东方  
以一种信仰作脊梁  
以一种意志为基石  
汇聚的星星之火  
终于燃起革命胜利的火炬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6121期

##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1949年10月28日，那是悲壮的一天。重庆大坪刑场，狗急跳墙的国民党特务开始了大屠杀。28岁的王朴和陈然、成善谋等10名革命志士，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艰难地在大山中蹒跚行进。他们高昂着头，坚挺着不屈的胸膛，与难友微微点头致意，在无声中道着珍重。

一阵枪响过后，王朴和战友们的身躯倏然倒下。这一天，新中国刚刚成立27天；这一天，距离重庆解放只差32天。

## 一

王朴牺牲的消息，金永华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握着报纸，她的手颤抖不已。静静地坐在儿子的办公室里，任凭老泪一次次洒落，她仿佛又看到了儿子熟悉、亲切的身影——戴着眼镜，温文尔雅。

渐渐地，金永华的情绪平复下来，不由得想起此前和儿子的一次对话……

“妈妈，我想和您商量个事。”那天中午，久不见面的王朴回到家中。吃完午饭，在书房里他轻声和母亲说道。

“啥子事，你说。”

“现在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我们的活动经费不足，我想看看家里能不能资助我们一些！”

“需要多少？”听说是儿子的组织需要钱，金永华不假思索道。

“可能比较多！”王朴欲言又止。

“家里暂时没有那么多，估计需要卖一些东西才行。妈妈尽量筹，到时候给你送去。”

王朴自认为很了解母亲。虽然母亲出生于封建官宦之家，但11岁就在女子中学读书了，对女权思想的倡导者秋瑾十分敬仰。和父亲结婚后，她曾在日本做了两年猪鬃出口生意，思想也开明。

但是，这次面对母亲的爽快，王朴还是有些诧异。原本他还担心母亲会不支持，王朴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您为什一下子就同意了呢？”

“妈妈为什么不同意呢？”金永华一脸凝重地望着儿子：“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一起在日本做生意时，被日本孩子



云山入画(中国画)

赵万顺作

# 老连队的饺子

■范世文

年的北京市，在供给军人的粮食定量中，需要用30%的玉米面粗粮搭配白面。只有在每年的建军节和春节两大节日，上级才会按人数定量划拨特等面粉和粳米。

当我们拿着领到的食材回到宿舍时，老兵们也都已起床，拉开了包饺子的架势。面板、擀面杖、木制刀具、码放饺子的薄板等工具，已经摆放有序。老兵们一齐上阵，有揉面的、有擀皮的、有包馅的、分工明确，忙而不乱，我们几个新兵看得佩服不已。连队包饺子的方法多是挤饺，就是将饺子皮放在掌心，放上馅，然后双手并拢，十指稍稍用力，一个饺子就成型了。熟手包出的挤饺，造型美观，而且速度极快。我们新兵大多不会包饺

子，就只能打打下手。当饺子包到一多半时，班长又发令，让我们新兵跑步去食堂排队，“抢占”一口下饺子的大锅。那时全连有12个班，却只有两口大锅。因而每个班都争分夺秒，想抢下头锅。

经过全班战友的默契配合，几盆热腾腾、香喷喷的饺子端回了宿舍。战友们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期待已久的饺子。大家好像忘却了刚才的紧张与匆忙，有说有笑，好不热闹，于是，宿舍里便有了如同家一般的浓浓年味。

时光飞逝。转眼间到了1982年，我已在部队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一名班长，连党支部还推荐我报考了军校。8月中旬的一个普通周日，本是全

天休息。上午9点多钟，连副指导员兼当天连值班领导，突然逐班通知，让大家起身去炊事班帮厨包饺子。来到后厨，我向炊事班长问起为什么会组织包饺子，他却有些吞吞吐吐，语气神秘。午饭时，我和战友们正准备动筷就餐，坐在我邻桌的连指导员起身向我招手，让我过去坐在他和连长中间空出的座位上。其他战友们此时也感到好奇，都在窃窃私语。这时，指导员说道：“我给大家报告一件我连的大喜事！一班长在今年的军校招生考试中，被空军后勤学校录取了。今天我们全连包饺子加餐为他祝贺！”在战友们热烈的掌声中，我起身，向战友们敬礼。连队的关怀和战友们的情谊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连长为我为盛满一碗饺子，对我说：“按我们家山东的习俗，家有喜事吃饺子。希望你今后不要忘了连队，有空常回来看看。”

如今，吃一碗白面饺子早已不是奢望，饺子的风味也多种多样。而我最难忘的，却依然是老连队的饺子，是20多年军旅生活活虎的工作和生活，是众多前辈和战友们对我无尽的关怀。

## 跨越草地

■于德深

在我的思绪里  
有一种情怀久久萦绕  
那是红军  
曾经走过的草地  
那茫茫的一片  
沉睡了多少英雄的身躯

二万五千里征途  
一路坎坷  
一路艰辛  
都没能夺走他们  
炽热的血液

风吹来的时候  
草地一片苍茫  
红军用身躯  
用理想  
用信念  
用生命  
在水与草  
草与草之间  
探险

还记得那位  
15岁的小战士吗  
他还没有枪高  
带着稚嫩与朝气  
为了一个灿烂的早晨